

人间

## 风雪逛海人

陈文念

逛海，是生活在海边的人们耳熟能详的字眼，是大多数人都熟悉的老行当。

逛海，望文生义，就是闲游、游览大海，但在海边长大的人面前，你这样说就大错特错了。海边人可没有那么浪漫，他们对身边的大海也没有那么多闲情逸致，所谓的逛海人，就是趁恶劣的天气赶到海边，从大海里寻觅各种物资和海产品的人。尤其是大风过后和凛冽的冬季，一批批逛海人闻令而动，会准时出现在家乡的大海边。

上世纪60年代中期，我还不到上学的年龄，常住姥爷家。姥爷家住在海边，头枕大海夜听涛，天蓝蓝海蓝蓝，但那个年代生活不富裕，物资极度匮乏，日子过得很艰难。每次遇到坏天气，海边的人总想从大海里捡到一些废弃的东西和海产品，来补贴比较拮据的生活。

在我的印象里，姥爷就是一个名副其实的逛海人。每到冬季风雪冒烟，寒风呼啸，姥爷就格外惊醒，觉也睡得少了，好像有心事似的，不停地朝窗外望望，和平时比如同换了一个人。

凌晨四五点钟，窗外黑乎乎一片，姥爷点上小煤油灯，起身穿好衣服，坐在炕头上，端起尺余长的烟袋，“吧嗒吧嗒”抽完烟，借着微弱的灯光，望着窗外纷纷扬扬的大雪，姥爷要去逛海了。越是这样恶劣的天气，姥爷越要走出家门，与风雪拥抱，与大海相伴，去捡回大海潮上来的那些他眼中的宝贝。

离家前，姥爷穿上一件僵硬的破旧棉袄，紧了紧束在腰间的麻绳，戴上一顶棉帽子，脚上穿一双水靴，携带逛海的工具，走出家门，冲进夜色茫茫的暴风雪里。

寒风呜呜地吼叫着，雪片像扯破了棉絮一样在空中飞舞，越下越大。地面上全是雪，路被盖住了，村舍好像穿上了白色的盛装。那年头的雪比现在下得大，脚踩上去就能陷进半尺深。风在空中怒吼，大海凄厉的咆哮声与雪地上的脚步声混合在一起，成了一种古怪的音乐。这个音乐刺激着人们的耳朵，好像在警告：风雪会长久地管制着世界。黑暗的天空与雪打成一片，分不清哪里是大海，哪里是陆地。

此时的姥爷就像是“龙王让我来逛海了”，不留下一点空隙和盲区，他沿着村里的海岸东边，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到西边，再从西边寻觅到东边，借着手电筒微弱的光，仔细寻觅着脚下，捡拾海里的木头、树干、绳头、网具、鱼虾、贝类等。

凛冽的西北风，像一把锋利的刀子，在姥爷的脸上来回舞动，同时也吹透了他单薄的棉袄，身体瑟瑟发抖，手指僵硬，不听使唤，难以弯曲自如。脚下疯狂的海浪一浪盖过一浪，向岸边发起攻击，走在海岸边，一不小心海水便灌进鞋里，被冰凉的海水浸泡着，脚都木了。然而，姥爷不管这些，心里只有一个念头，既然来了就不能空着手回家。他没有丝毫退缩，为了拿到那个他盯梢了很久的玻璃球或塑料泡子，不顾一切，走到风起浪涌的大海里……

那时我年少不懂事，每次看到姥爷捡回的鱼、海参等海产品，只顾美美地享用，哪里知道姥爷捡回的这些海产品，是经受了刺骨的寒冷、甚至是冒着很大风险的。

姥爷的逛海生涯，整整伴随着他的一生。风雪中逛海虽然辛苦，也发不了大财，但总能在那个时代让一家老少吃上点好东西。姥爷说，捡回的木板、竹竿够烧一个冬天，省草又暖炕，一家人围坐在热炕头，能过一个暖和的冬季。

有时候，风雪和海浪也会互生“情愫”，拱手送给姥爷“大礼”，令姥爷兴奋不已。如今想来，也算是遇到了海里“掉馅饼”的美事。

那是一个朔风凛凛、大雪纷飞的凌晨，姥爷一如既往地逛海。他来到海边，大海咆哮，雪花飞舞。姥爷沿着海岸像往常一样地行走着、搜寻着。突然一团黑乎乎的影子挡住了路，只觉得脚下软乎乎的，仔细一瞧，是一堆被海浪卷上来的厚厚的海草。

凭着长年逛海的经验，姥爷认为海草里肯定藏着被海浪打上来的鱼、海参等海产品。姥爷停下脚步，蹲下身子，扒拉着海草。翻着翻着，突然抓到一个软乎乎的东西，拿起来一看竟是滚圆的海参。姥爷喜上眉梢，继续往下翻，一窝海参就藏在海草下面，每只海参都光秃秃的，一根刺儿也没有，这些野生的海参，因为长时间被海浪冲击，身上的刺儿都磨平了。

姥爷捡回两篓子海参，兴高采烈地挑回家，大人小孩管够吃。如果放在现在，那值多少钱啊。那时海边的人不珍惜海参，就像我们如今吃大白菜一样，每次赶海捡回来的海参都当饭吃掉了。

往事历历在目，如今姥爷离开我们四十多年了，我也考学离开家乡四十多年了。幸运的是，我居住的小城蓬莱，是个有海的城市，我家与大海只有十分钟的步行路程。我几乎每天去逛海，不过我的逛海和姥爷那时的逛海大相径庭，有天壤之别。姥爷是物质上的逛海人，苦难中的逛海人，我是精神上的逛海人，精神财富上的逛海人，追求风雪中大海美轮美奂的景致，在我眼中，冬天的大海是海岛人最美的画，我是新时代的逛海人。

冬天，无论下不下雪，有没有大风，有没有远航的船，我一定要到海边走走，去看看寂寞的海、狂暴的海，看看海鸥飞翔，看见海鸥就像与久别的朋友相逢。虽然冬日海边的人寥寥无几，但大海在孤独中并不感到寂寞，它好像知道我是它的伙伴。每次都能看到海里有潮上来的塑料泡子，我不会去捡，只是尽情地领略大海的容颜和感悟它博大的胸怀。

相对于春夏秋冬之海，其实我更喜欢冬季的大海。乡贤散文大家杨朔笔下镜儿似的海面，霎时涌起了无数的浪，一浪催着一浪疯狂地追逐撞击，激荡起百尺潮头飞沫。雪中的大海天茫茫、海茫茫、雪茫茫，一片冰封白色的世界！天地之间浑然一色，只能看见一片银色，好像整个世界都是用银子装饰而成的。风雪中舞动的海鸥，多像一群快乐的朋友啊，它们用矫健的身姿舞蹈，在狂风暴雨里带给了我一份愉悦的心情，让我的思绪，携着漫天的雪花在空中飘过，那一刻的愉悦，让我感觉自己已幻化成了一只舞动的精灵，和这些快乐的海鸥一同在大海上迎着风雪舞蹈，前行！

诗歌港

烟台，  
天地如此静穆  
(外一首)

陈中远

今日冬至  
蒙蒙的细雪飘落  
常绿的乔木树干裹着稻草裙  
黑亮的叶片安静，如婴儿般沉酣  
天空有些倦怠  
披散着灰白的发丝  
两只雁一前一后，伴着  
远寺和缓的钟声  
向南飞

我在山涧驻足聆听鹿呦呦  
高清镜头咔嚓抓拍欣喜  
梅树柔韧的枝条上，趴伏  
红玛瑙般的小蓓蕾

希望  
在每一秒被允许萌芽与绽放  
我们当深深感恩于天地的  
静穆与悲悯

## 城市美容师

城市进入甜甜的梦乡  
一团团荧光黄还在夜的深处穿梭  
雪花覆盖的大地啊  
要扫出街道来  
陡滑的坡道还要撒上沙子或盐巴

风吹雨打的四季里  
他们如夸父逐日  
一直奔跑在追赶时间的路上  
她们习惯了晚睡早起  
他们习惯了负重前行  
习惯了风里来雨里去  
饥一顿饱一顿  
热一顿凉一顿

初心滚烫，誓言无声  
他们从来没有抱怨的话语  
她们的想法简单朴实——  
宁愿一人脏，换来万家净

岁月的刻刀将这个群体雕塑  
自带光芒无需镀金  
一群披星戴月的人啊  
还大地清洁  
也为我们点亮心灵的灯盏  
擦亮头顶的星辰

## 扫雪

奋飞

环卫工身穿黄衣  
挥帚舞锹分外忙  
寒冬扫雪热汗淌  
清洁城市巧梳妆

小伙驾驶大铲车  
如开坦克奔战场  
随下随清攻势忙  
马路广场一扫光

广场阔，道路长  
清除积雪没商量  
有人问候早上好  
是刚起床的朝阳

做一个  
追光的人

嵇维林

遥望星辰，低头吟雪。一瞬间已近年底，心中所有的不舍，似逝去的时光，像奔腾澎湃的急流，一去不返。

由于单位体制改革，我内退已经4个月了，蓦然回首，脑海中想到最多的一个名词是：感恩。我一路走来，敢于做一个追光的人，也期待有一天光芒万丈。

近30年的职业生涯，像一朵浪花，不断地在我眼前回放。曾记得，关关难过关关过，在地表百米下的深处，我受到各个岗位工种的锻造、打磨，从采煤工、机电工，到维修工、皮带工……都说煤矿生活是艰苦的，但我却非常珍惜给我生存、生活和人生发展的这个平台。我忘不了十多年井下的工作经历，苦过、累过，也曾忘情地用酒精麻醉过自己，但我始终坚信，只要乐观通达，即使短暂的黯淡，迟早会再次发光。

法国思想家笛卡尔说过：机会总是垂青那些有准备的人。在忙碌的工作之余，我偶尔为工区搞点小创作、投发稿件，得到了所在支部书记的赏识，得到矿领导的层层选用。我依稀记得《20年前的那本书》刊发在报纸杂志上，它为我点燃了梦想。

三十而立，经过井下十多年繁重的体力劳动后，我有幸成为工区的文职办事员。虽然我的文字功底比较薄弱，但我没有轻言放弃。心之所向，行之所往。在恩师的指点、领导的信任、同事的支持下，我元气满满，一路前行，不管遇到什么问题，只要努力，就一定会迎刃而解。

一路走来，我学会了什么是坚强，也让我勇敢地面对挑战。因此，遇到问题时，我就告诫自己千万不能放弃，要时时注意细节，努力践行，敏事笃行，只要抓住难得的机缘，就会找到自己的位置。

沉淀过后，得到的是收获。我感恩遇见的领导、同事们，你们都是我人生中不可多得的财富。

回望内退以前的工作，曾经展开拳脚，冲劲满满，那是一种厚厚的幸福，有时也曾陷入苦恼，手足无措。静下心来，仔细思考，得出的结论就是积极面对，总有解决的办法。

时间，总会把最好的一面留到最后。昨日之忙碌，今日之浅谈。人这一辈子，该走的弯路、该吃的苦、该撞的南墙、该掉的陷阱，一个都不会少，熬过去、跨过去，就是重生。

如今的我，生活更加多姿多彩，抬头看天，是一片蔚蓝，低头微笑，是在心里种花，更能香溢满园。因为有之前的努力进取，有之前的成败进退，有之前不平凡的煤矿故事，我将始终敞开心扉，勇于破浪前行。